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1





文庫11  
D //  
/

五德經世金鈔

聯墨堂藏板

新田泉文庫

010190548347



御製書影

皇朝經世文編

左傳經世自敘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尙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



左傳經世金 自序  
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  
苦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  
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  
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  
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  
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  
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  
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  
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

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  
後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  
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  
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之務。非古人  
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  
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左氏好  
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碻誅  
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灰。  
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



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  
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  
之也寧都易堂魏禧書

左傳經世鈔敘

莊周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儒者有  
取焉程子亦云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左氏  
之內傳本春秋春秋以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該  
於一萬六千餘言之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邱  
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廣記而備著之則聖人微而顯  
志而晦婉而成章之精意不可得而明故左氏者傳春  
秋經世之法者也古今解左傳者無慮百家最著者無  
如杜元凱然元凱立例以釋傳因傳以釋經於傳之例



有不合。反疑經有闕文。後之論者有遺議焉。夫聖人之言。如化工之妙萬物。當時游夏高弟。親承指授。猶不能贊一辭。則邱明於此。固亦有不能盡達其意而傳於後者矣。又况聖遠言湮。僅得掇拾散軼之餘者乎。雖然。卽左氏以求作經之意。其離合誠未可知。因左氏以觀二百四十餘年之紀載。其間奇人偉士。權奇倜儻之用。與天時人事之變故。亦幾備矣。後世之變。皆前代之所經。士大夫平日尙論古人。不能遠稽近考。核其成敗是非之由。以求其設心措置之委曲。一旦畜大疑任大事。

危難震撼之交。乘張皇迴惑。莫展一籌。儒術之迂疎。世遂以羣相詬病。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甯都魏叔子氏。左傳經世之編。所爲作也。余得其書讀之。選擇精慎。議論證據。馳騁上下古今。其大旨見於自序。公餘之暇。偶有所觸。間綴數語於後。原有九例。亦稍爲增訂。因舊刻僅九卷。且日久漸就漫漶。於其從孫澆得全本。重爲削刷。成完璧焉。大凡讀書存乎所見。亦視其所用。舉燭之說。本郢人誤書。遂爲燕相之碩畫。不龜手之藥。或以裂地而封。或不免於泔泔。則所見與所用之各異也。



夫先王經世之志。左氏猶不能盡其意。是編也。遂謂足盡左氏之意乎。然士君子誠有志近裏着己之學。不徒事記誦詞章之末。卽塗言巷議。觸於耳警於心。皆可引爲身心德性之助。與因應服物之宜。矧左傳也哉。矧左氏以外遙遙數千載之紀傳載記也哉。則是編也。固猶讀書者之嚆矢也夫。

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七月望後夏邑彭家屏樂君書於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

凡例

一左傳每篇應各冠以經文。蓋經綱也。傳目也。程子謂以經可證傳之誤。第是編評論左傳僅三百餘篇。分冠以經。恐有割裂罅漏之嫌。細玩篇內。嚴邪正別賢奸。無不與聖人筆削之意大相發明。則左傳之全本在是。而經之全體亦可類推矣。

一向來評左傳者。多不論事而論文。然論文者。僅資學人之咀茹。何如論事者。開拓萬古之心胃。是編專主論事。原取其有關於世務。舊抄本中尙有一



二涉于選左餘緒者。茲槩從刪削。俾知經世之大猷。不得視爲古文之糟粕。

一杜林合註舊爲讀左善本。然切實了當。林不得與杜並。原編訓釋多取二家。而倒置錯雜處頗多。茲則分杜先林後。仍各刊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句讀或差。則文義隨舛。左傳中地理國名姓氏時月支干連上搭下。初學者每以段落難分病之。茲則於每句之下加一小圈。逐篇閣去。心通意適。較

爲簡便。至於每傳文或連圈或單圈或密點或旁加直畫。各就論事中。指其精意之所存。不得拘爲一律。

一字義音釋悉遵陸德明原註。或直音或反切。俱註於本字本句之下。示點發之便也。至於地名沿革。今昔不同。又照方輿訂定註明。學者不出戶庭。而可周知形勝。於此可小補焉。

一春秋程子朱子俱無全書。而諸儒論述皆足發明聖人之旨。篇中不得全登者。以經世名篇而別之。



也。舊本中每誤列先儒於魏氏之後，俱逐一改正。屏意有所得，竊附篇末以存就正之意。

一諸書所載評語，例以衆人評居前，編書者評居後。其門人子弟輩則又居後。魏氏此編，有因門人子姪所評，從而賡續發明者，又有已所評，而朋友相與論難印證者，若拘以舊例，則原委不清，故名次多視文義編列，其前後不能畫一焉。

左傳經世鈔目錄

卷一 隱公

鄭伯克段于鄆 元年

宋穆公立與夸 三年

石碯大義滅親 四年

鄭敗燕師于北制 五年

翼人納鄂侯 六年

鄭敗戎師 九年

鄭取三師 十年





滕薛爭長 十一年

鄭伯入許 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 十一年

羽父弒隱公 十一年

卷二 桓公

宋督弒殤公 二年

曲沃伐翼 二年

齊侯送姜氏于讙 二年

繻葛之戰 五年

楚子侵隨 六年

鄭忽辭昏 六年

子同生 六年

楚及隨平 八年

鄭人宵潰 九年

享曹太子 九年

虞叔伐虞公 十年

楚敗鄭師 十一年

楚伐絞伐羅 二十三年



祭仲殺雍糾 十五年

壽急爭死 十六年

戰于奚 十七年

高渠彌弑昭公 十七十八年

辛伯殺周公黑肩 十八年

卷三 莊公 閔公

楚武王荆尸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四年

鄧侯不殺楚子 六年

衛惠公殺二公子 六年

弑齊襄公 八年

桓公入齊鮑叔薦管仲 九年

曹劌論兵 十年

魯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臧孫知宋之興 十一年

宋萬弑閔公 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十四年

楚子入蔡 十四年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十六年

鬻拳兵諫 十九年

鄭虢納王 二十二年

陳敬仲奔齊 二十二年

士蔿謀殺羣公子 二十三 四 五 六年

士蔿諫伐虢 二十七年

驪姬出羣公子 二十八年

神降于莘 三十二年

季友誅叔牙 三十二年

齊人救邢 閏元年

齊人復季友 元年

士蔿知太子不立 元年

舟之僑奔晉 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帥師 二年

慶父弑閔公 二年

卷四 僖公一

虢公敗戎 二年

齊桓服楚 二 三 四年



晉殺申生 四年

晉滅虞 五年

夷吾奔梁 六年九年

鄭殺申侯 七年

齊桓公辭鄭子華 七年

子魚讓國 八年

齊桓拜胙 九年

荀息不食言 九年

惠公殺里克 十年

改葬共世子 十年

仲孫湫聘周 十三年

晉敗于韓 十三十四年

陰飴甥謀復晉侯 十五年

晉惠公殺慶鄭 十五年

震夸伯之廟 十五年

齊桓公卒孝公立 十七十八年

卷五 僖公二

邢狄伐衛 十八十九年



秦晉遷戎于伊川 二十二年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二十二年二十四年

魯敗升陘 二十二年

宋敗于泓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狐突不召二子 二十三年

重耳出亡復國 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寺人披豎頭須 二十四年

趙姬以叔隗為內子 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 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二十四年

禮至仕邢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晉侯納王 二十五年

秦晉伐郟 二十五年

卷六 僖公三

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楚滅夔 二十六年

晉文公霸諸侯 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甯武子復衛侯 二十八年



曹伯犇貲筮史 二十八年

燭之武退秦師 三十年

殺之役 三十二三十三

先軫歿狄 三十三年

卷七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 元年

狼曠歿彭衙 二年

躋僖公 二年

秦伯三用孟明 三年

甯羸知陽處父之敗 五年

晉人立靈公 六年

秦晉戰于河曲 十二年

晉人復士會 十三年

邾文公遷繹 十三年

穆伯卒 七年八年十四五年

楚滅庸 十六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十六年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十七年



叔仲惠伯之歿 十八年

卷八 宣公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

趙穿弑靈公 二年

王孫滿對楚子 三年

鄭子家弑靈公 四年

鄭襄公將去穆氏 四年

越椒之難 四年

楚復封陳 九年十年十一年

楚伐鄭許平 十年至十二年

晉敗于邲 十二年

楚圍宋 十四十五年

晉滅潞敗秦 十五年

會于斷道 十七年

歸父奔齊 十八年

卷九 成公

臧宣叔備齊 元年

鞏之戰 二年



楚共王不錮巫臣 二年

楚歸知罃 三年

季文子不叛晉 四年

晉遷于新田 六年

欒書從衆 六年

巫臣通吳晉 七年

莒潰 八年

晉歸鍾儀 九年

公孫申更立君 九年十年

呂相絕秦 十三年

卷十 成公二

衛定姜 十四年

曹子臧辭國 十五年

華元殺蕩澤 十五年

三郤害伯宗 十五年

晉敗楚于鄢陵 十五六七年

聲伯請季孫于晉 十六年

齊殺國佐 十七十八年



本傳經世錄  
晉殺三郤 十七年

晉人迎立悼公 十八年

楚納魚石于彭城 十八年

卷十一 襄公一

齊姜薨 二年

城虎牢 二年

晉為吳合諸侯 三年五年

祁奚舉善 三年

魏絳上書 三年

穆叔拜鹿鳴 四年

匠慶用蒲圃之櫝 四年

魏絳和戎 四年十一年

季文子卒 五年

莒滅鄆齊侯滅萊 六年

穆子請立韓起 七年

鄭侵蔡從楚 八年

宋災 九年

穆姜論占 九年



子囊論晉不可伐 九年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九年

晉悼公息民 九年

卷十二 襄公二

晉滅偃陽 十年

子產攻盜于北宮 十年

荀罃逃楚 十年

焚載書 十年

瑕禽屈王叔 十年

范宣子讓德 十三年

子囊諡共王 十三年

楚人歸鄭良霄 十三年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

季札辭國 十四年

晉伐秦 十四年

衛人出君 十四年

吳人要擊楚師 十四年

楚子囊卒 十四十五年



向戌尤室 十五年

師彗激子罕 十五年

子罕辭玉 十五年

子罕分謗 十七年

晏桓子卒 十七年

平陰之戰 十八十九年

卷十三 襄公三

鄭殺子孔 十八十九年

季武子作林鐘 十九年

齊崔杼立莊公 十九年

臧武子不詰盜 二十一年

楚遠子馮辭令尹 二十一年

晉欒盈入于絳 二十一二十三

叔向不謝祁奚 二十一年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

子產對晉徵朝 二十二年

黑肱歸邑 二十二年

遠子馮為令尹 二十二年



子展立太叔 二十二年

臧武仲出奔 二十三年

華周不受賂 二十三年

臧武仲辭齊田 二十三年

卷十四 襄公四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

子產論重幣 二十四年

張輔致楚師 二十四年

蘧子諫伐舒鳩 二十四五年

然明論降階 二十四五年

晏子不歿莊公之難 二十五年

鄭伐陳獻捷 二十五六年

巢射諸樊 二十五年

叔向黜子朱 二十六

衛獻公復入 二十六年

秦歸印堇父 二十六年

伊戾殺太子痤 二十六年

復椒舉 二十六年



子產不禦小寇 二十六年

僞封烏餘 二十六七年

免餘殺甯喜 二十七年

卷十五 襄公五

諸侯為會于宋 二十七年

慶封殺崔氏 二十七年

子產知蔡侯不終 二十八年

子產不為壇 二十八年

慶封奔吳 二十八年

公治致邑 二十九年

闔弒餘祭 二十九年

鄭宋賑饑 二十九年

晉城杞 二十九年

女叔齊治杞田 二十九年

季札歷聘 二十九年

子產論駟良 三十年

趙孟謝絳縣老人 三十年

澶淵之會 三十三年



鄭殺伯有 三十年

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立昭公 三十一年

子產毀晉垣 三十一年

子產使能 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 三十一年

子產論尹何為政 三十一年

卷十六 昭公一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元年

子產逐子南 元年二年

秦后子奔晉 元年

中行穆子敗狄 元年

子產論實沈臺駘 元年

公子圍城犇欒郟 元年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三年

晉侯賜伯石州田 三年七年

罕虎賀晉夫人 三年



復放盧蒲癸 三年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申豐論雨雹 四年

楚子戮齊慶封 四年

卷十七 昭公二

子產作丘賦 四年

穆子死昭子殺豎牛 四年五年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五年

遠啟疆論晉不可辱 五年

蹶由對楚 五年

子產鑄刑書 五年

華合比奔衛 六年

楚棄疾過鄭 六年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七年

子產立公孫洩 七年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七年

師曠論石言 八年

王使桓伯讓晉 九年



屠蒯請佐尊 九年

齊逐樂高氏 十年

葬晉平公 十年

叔向論楚克蔡 十二年

棄疾為蔡公 十一年

葬鄭簡公 十二年

南蒯叛 十二年

子革對楚王 十二年

卷十八 昭公三

費叛南氏 十三年

楚平王即位 十三年

叔向論平王有國 三十四年

叔向數叔魚之惡 三十四年

惠伯待禮 十三年

南蒯奔齊 十四年

費無極去朝吳 十五年

荀吳克鼓 十五年二十二年

子產不與孫子環 十六年

左傳經世錄 目錄



郟子論官 十七年

吳光取餘皇 十七年

子產不禳火鄭災 十七十八年

閔子馬論學 十八年

卷十九 昭公四

許悼公卒 十九年

齊師入紀 十九年

駟氏立子瑕 十九年

楚城州來 十九年

鄭龍鬪 十九年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二十年

衛齊豹之亂 二十年

晏子論祝詛和同 二十年

子產論寬猛 二十年

宋華氏之亂 二十一年二年

魯取邾師 二十三年四年

吳敗楚于州來 二十三年

楚子常城郢 二十三年



子大叔言周難 二十四年

楚亡二邑 二十四年

卷二十 昭公五

孫叔姁聘宋 二十五年

樂祁論季氏 二十五年

子大叔論禮 二十五年

魯昭公伐季平子 二十五年

宋齊謀納昭公 二十五六年

子西辭國 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陳氏 二十六年

吳光弑僚楚殺郤宛 二十七年

晉殺祁盈伯石 二十八年

魏獻子舉賢 二十八年

魏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八年

蔡墨論龍 二十九年

伍員病楚 三十一年

朱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一年

卷二十一 定公



昭公之喪至 元年

吳敗楚于豫章 二年

蔡侯叛楚 三年

合諸侯于召陵 四年

吳伐楚入郢 四年

文子諫追魯師 六年

子西遷都 六年

晉執樂祁 六年

衛侯叛晉 八年

陽虎作亂 八年

夾谷之會 十年

趙鞅殺邯鄲午 十年十三四年

駟赤走侯犯 十年

墮三都 十二年

史鱄言戍亡 十三年

越敗吳闔閭 十四年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

卷二十二 哀公一



吳許越成 元年

公子郢讓國 二年

鐵之戰 二年

桓熙宮災 三年

季康子即位 三年

晉執蠻子鼻楚 四年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

陳乞謀去高國 五十八年

鄭殺駟秦 五年

楚昭王卒 六年

吳徵百牢 七年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七年八年

季札救陳 十年

轅頗出奔 十一年

子胥懼越 十一年

孔子不對田賦 十一年

卷二十三 哀公二

子貢說吳 十二年



吳晉爭長 十三年

子路辭要言 十四年

陳恒弑簡公 十四年

宋桓魋之亂 十四年

齊人歸成 十五年

仲由死孔悝 十五年

白公作亂 十六年

越滅吳 十七年

楚滅陳 十七年

哀公以妾為夫人 二十四年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

宋逐大尹 二十六年

齊人救鄭 二十七年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鄭伯克段於鄆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鄭國今河南鄭州申國今河南信陽州林姜申姓武從夫

諡生莊公及共

恭叔段其弟名鄭地今河南輝縣杜段鄭伯

侯在鄂謂

莊公寤生

林史記云寤生之難也

驚謂寤寐而莊已生非

○凌稚隆云風俗通云兒墮地

未能開目視者為寤生

○熊頤云寤生注而瞑目如灰

人曰寤者要其終也

醫方小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閱

呼父乳名即蘇莊公寤生

姜氏不知以為怪故驚若以



舊註則當云寤

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鍾惺曰寤生何

足惡姜氏惡之又愛叔段愛惡二字遂基無窮之禍婦

人之性可畏哉○古今以父母偏愛而啟兄弟之釁者

多欲立之亟器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

制鄭地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東統今河南

叔東統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

開以他邑○地險則難制故不許然措語純是親愛正

德中梁公儲草秦王請地詔妙用類此○婦人愛少子

而多嫌忌已一灰字雖與之制而不欲矣他邑唯命益

以堅請京邑今滎陽縣使居之再請不得不得謂之

京城於衆臣祭債仲曰都城過百雉杜祭仲鄭

日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城方五

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日城○魏禮云雉飛三丈而墮

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以莊老奸此時諒

意是左氏口語耳如陳桓公有寵無稱母姜氏之理

於王生而稱諡古人不拘類如此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為之所先說四字全大體○四字正理權術俱

人骨肉之間言人親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

間穩處若稍一鹵莽則必生疑忌而禍反中其身古今

如此者不可勝數若唐建寧王之去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此却在草上藏一除況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林令屬鄭之邊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四字有絕大道理晉曲沃之事是已玩叔于田諸

魏禮云祭仲聞子姑待之一語全局已透故任段肆偏

不必更發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子封所言是忠臣

之心亦見機公曰無庸二字寫出狠毒之將自及大叔

又收貳以為已邑杜前兩屬者今至於廩延今河南延

厚將崩大叔完聚林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

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

獨聞淡心狠手大用並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

京林古者兵車一乘甲上京叛大叔段入於鄆鄭邑

莊公一伐而京遽叛哉莊公老謀深算用間出奇必有

禮云觀詩兩叔于田皆不過美其乘馬飲酒射御而已

如魯莊公倚嗟之類也雖有巷無居人洵美且仁戒其

情勢便自不同大抵段是一驕張浮蕩美容觀便游技

和柔于其類漫然妄作之公子非真有作畧威惠能鎮

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三傳經世錄隱克段三卷一三

鍾惺曰鄭伯處心積意以殺段非謂其能為武公而殺之也不



過追恨于

姜氏之愛

段而惡已

欲一有所

出之耳

鄭志四字文意連上帶下先言段不弟正段之罪矣

鄭志即曰失教以見段不足責其罪皆由于莊公即曰

為罪更見失教之罪小而故養其惡以殺之為心尤狠

不言出奔難之也經文發揮一段然後遙接忙裏偷閒

連中故斷是古人最得意處然先將鄭志提出則其積

恨于母始見遂寘二字便得有氣力且此處不發揮

經文通篇竟無第二處安放得入遂寘積憤頓發二字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泉地中之極姜氏於城穎

誓之已甚也雖惡絕母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

名畢竟良心不容泯處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

獻於公何等熱腸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

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何等婉

及母是隨機應變非能豫設也闕地及泉是其本謀

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人為不知妙禮云亦惟穎谷封

則非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隧而相見林隧地中道其誰曰不然何等輕便妙在此

道理語高絕高絕莊公之悔其理已明但當時最重

誓言故只須有兩全之法使他下得虎背便無不從

考叔大作用全無作用之跡李公從之公入而賦句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

洩羊世切林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按錢謙益云大隧

之詞蓋融與中為韻外讀義與洩為韻若作遂為母子

舊解則句拙而無味文法亦散漫無結束矣

卷一回



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後純臣是實贊石碣此純

十分貶斥只將考叔十分贊歎此古人滑稽之愛其母

施及莊公此七字與成人之兄詩曰大雅既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杜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

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

魏禧曰此篇寫姜氏好惡之昏僻叔段之貪癡祭仲

之淡穩公子呂之迫切莊公之奸狠穎考叔之敏妙

情狀一一如見○莊公此等作用若施於正事為君

父報仇為民除害則其去石碣者幾何所謂兵賊同

一刀者此類是也

王臣曰穎考叔因獻悟君全本莊公之悔然莊公非

悔也蓋已逞其殺弟之志又淡惡有絕母之名思所

以蓋之者不得考叔微見此意故其言順投而無却

田千秋一言悟主亦因武帝知太子惶懼無他意故

爾史稱其敦厚有智大率類此武帝之悔於其子與

莊公之悔於其母晚節情事畧同

彭家屏曰黃泉之誓母子道絕人倫之大變也莊公

雖無愛母之誠未嘗不顧名義之重所以旋生悔心



而特借穎考叔之言以自文其絕母之咎耳但母子天性無待安排莊公既知前事為非即當躬詣城穎泣見姜氏請定省久荒之罪寫哀慕迫切之忱載與俱歸身為執轡庶幾天良復見人道猶存何為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隧而相見事同戲劇豈子所宜施於親乎泉壤之間母子相賦人倫之變亦非細故也寧特城穎之寘黃泉之誓重為世道人心憂哉莊公稔於任術既以術馭其弟又以術待其母重誓言而亡天性君子有深憾焉

宋穆公立與夸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宋國今河南商丘縣林孔父孔子六世祖殤公名與夸宣公之子穆公之姪曰先君林謂宣公穆公之兄舍與夸而立寡人寡人勿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夸其將何辭以對彭士望曰能對者方可託孤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杜穆公子莊公也○丘維屏曰孔父能死不愧穆公特召然此語却非遂為趙普逢君之祖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林讓德也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

丘維屏曰  
參用四先  
君字文最  
連縣是用



意插慕穆公好處歐陽公文字嘗有此意

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杜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

子馮出居于鄭。杜辟殤公也。出之最是不然則有居

易生亂。彭厚惠曰使出居鄭人情難堪致怨必甚且

授鄰以覺其後鄭欲納馮及殤公屢伐鄭則皆出馮之

為害矣然則封以遠邑其可乎。孔尚典曰鄭莊權詐

未聞與宋有盟好也且觀其養成段惡而燬之豈能全

人之兄弟者挾馮以擾宋勢所必至當日與宋世結昏

親而脩盟好者無過于魯且隱公為人喜兵革其欲

讓桓又類穆公之心穆公誠能以馮託隱吾

知隱公必不以馮之故與宋更相侵伐矣八月庚辰

又曰贊不妙穆公獨及宣公尤妙

宋穆公廢子立姪曰命以義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杜般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魏禧曰宣公讓弟意以弟賢而子不肖也子之不肖

雖舜禹他姓猶可以讓天下況同母之弟乎觀穆公

之為君則宣公之讓不獨愛弟亦且得賢若莊公與

殤公則均之不肖授之不肖之子與還之不肖之姪

則還姪為正故宣公穆公之讓皆義也而後世以成

敗論顧歸獄於宣公公羊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

宣公為之不知殤公之弑釀於好戰以失民心成於

怒華督而不誅督因悅孔父妻而殺孔父因殺孔父



而弑殤公因弑殤公而召馮于鄭則弑殤公非馮本謀明矣而何以此罪宣公哉晉欒書弑厲公迎周于于周而立之督與書其志不同其事正類然則晉之成景亦豈有讓弟立姪之事耶宋太祖能爲宣公而太宗不能爲穆公後人莫不恨太宗也若以此事例之則亦應歸獄於太祖矣

賴韋曰穆公斷於立姪平時當立以爲世子使之親事聽政則馮知定位之不可于朝臣知君之久定矣頻歿而屬故孔父有願奉馮之說而馮亦似與奪奪其成位此則穆公之失也

彭家屏曰賴氏謂穆公斷於立姪當預立爲世子使君臣之分早定似也然劉聰舍其子而立北海王父何嘗立之不早乎而卒不得其歿何也三代以下父有國傳之子正也不傳子而別授之未有不構禍者昌黎韓氏所謂聖人之傳子也憂後世之爭之亂也其論當矣賴氏何思之未熟歟



石碯大義滅親

衛今河南輝府莊公娶于齊今山東東宮得臣杜齊太子之妹曰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

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杜嬀

陳姓也厲戴皆諡桓公雖莊姜養為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賤而得

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是惡得石碯夫衛大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納字妙與中庸

陷阱之中同可知子弟不肖專責在父兄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名言古今教子之道盡此將立州吁。乃定之

石碯一 卷一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莊姜以桓為己子則宜立者在一桓然桓吁皆庶子名義未有一

定故礮為寵吁則立不立則不可寵之言激切以甚之

夫寵者不立者不寵如叔帶子朝商臣趙章之屬古

今亂國亡家者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不一而足矣。杜軫重也謂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

能眡軫者鮮矣。杜軾重也謂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

知此所以陷其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桓公立。立為太子也桓立而乃老仕也四年春衛

州吁弑桓公而立桓。桓豈不聞乎以礮之忠篤老成桓甫

卽位所當立起柄用而十六年之久投閒置散桓之昏

庸可知宜其身弑而無救也使桓能用礮必有豫變

告老無位之日而不能除吁於當國乘權之時哉宋殤

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

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杜諸

侯既與之會則不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杜

復討故欲求此寵君為主。敝邑以賦。杜言舉國與陳。今河南蔡。今河

馮公子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大夫為殤公者迎歸於

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杜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乎林成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

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阻吁所以成篡者在

為君者即在阻兵凡奸賊之敗未有不由其所恃以成之處眾仲之言最為有識夫州吁弑其

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合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

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碻石子曰王觀

為可確是當時大計主意在如陳妙只先說王觀曰何

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林此時陳桓公尚存未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確是當時妙用說得

細細商量處令人絕倒然碻于此時腸厚從州吁如陳

為寸斷矣忠臣若心使于載下人涕零厚從州吁如陳

然石碻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

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果然而請蒞於衛

林請衛人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林衛蒞殺州吁于濮今

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臣蒞殺州吁于濮山

東濮石碻使其宰孺反奴侯羊肩林石碻蒞殺石厚于陳

州石碻使其宰孺反奴侯羊肩林石碻蒞殺石厚于陳

按州吁立一年碻誅之而立宣公由分殺推之則初

執時便已囚置兩處矣蓋詐使如陳合其去衛已失負

隅之勢又異地而分誅使奸黨解散不得復生變難是

作用最周密處殺州吁則右宰蒞而曰衛人使正國

法也殺厚則其宰蒞而曰碻使正家法也大體處一毫

不亂見碻之私其子而亦不自居其功如此不然厚



為國賊可總以衛人事出碯手亦可總以石碯矣書法  
之妙至此○魏禮云殺子者人情所難代人殺子者亦  
人情所難故碯必使其幸泣也不然陳人或念碯之忠  
且老而原其子又或有如奮揚之遣太子建者奈何  
君子曰石碯純臣也不曰忠臣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  
滅親親親義也滅親不義也而曰大義滅親始知滅親  
開千古不敢開之口其是之謂乎滅親之事蓋小仁小義小忠小信者所不能為此四字  
立萬世不可易之法

魏禧曰石碯預諫於前滅親於後愚以朝陳請覲而  
分誅吁厚于濮于陳其忠其智其畧冠絕千古曉然  
易見獨其所以不動聲色而除大奸濟大變最為渙  
心妙用者有三左氏隱而未發也一在禁之不可一

在桓公立乃老一在使告於陳請得論之厚與吁遊  
而碯禁之未嘗不愛其子也然厚之暱吁為日已久  
碯何以不嚴禁其子使至於弑君而後誅哉蓋所謂  
禁之不可者必非一禁而遂已也碯能以至忠之道  
殺其子必能以至慈之道愛其子義方之訓碯能言  
於莊公而不能行於厚哉將必有極其誠懇諄切而  
不從者極而不從是厚之從逆已堅也碯復嚴加督  
責則不肖之子必漏言於吁吁厚同心疑碯不必問  
定君於碯碯縱有朝陳請覲之善策吁厚必不信從



始知禁厚不可之後奸謀日合逆形已著碯不得不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豈惟殺子之心幾微不露其平日動靜語嘿必有不失其親愛之常者使厚坦然安之雖桓公既弑仍以其父爲同心故慨然以定君問父朝陳之請厚遽信之而吁亦不疑也州吁有寵桓公既立是立者不寵而寵者不立亂之生也必矣碯於此時上不能使君從其言下不能使子守其訓吁勢已成黨已盛而苟祿以需禍非大臣之節也故殺身而無益於國不若全身以爲後

圖若碯不急老則坐視吁之驕恣既非大臣謀國之忠裁抑之或陰圖之則權不在已勢不可爲而徒以激州吁之怒故惟有退其身以觀變而已矣吁厚既如陳碯使告陳誅之其事甚難碯言之若甚易者而陳人果爲執之碯何以得此於陳哉春秋時弑君之人爲他國所執有要賂於其人而遂定之者有要賂於其國而後誅之者使陳人以碯之告執吁要賂而助之則吁必反碯必死矣然後知碯平日於陳必有腹心之交正直之人能操陳國之政者故一言而亂



定也或謂桓公母家於陳碣與陳侯有謀故能成事夫昏姻之國輕義重利春秋時皆然宋執鄭突以求賂獨非母家乎苟無正直腹心之交碣其可恃哉且當時母家若果可恃則吁厚必生疑而不敢往矣古人作用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使人深思而得其故若徒以殺子爲難尙非篤論郗超之父曹丕之母皆以子之緩死爲恨然則大義滅親固君子所必出也○作如此驚天動地事而後謂之純臣蓋人臣爲國有一毫身家子孫之見一毫功名利害之見一毫固

執偏私之見便是夾雜夾雜一分便損却一分忠矣歐陽憲萬先生曰易贊乾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剛健中正則不可以純粹後世所謂純者謹守繩墨無大過舉而已豈不誣哉○大義滅親前此者周公之于管蔡是已霍光惟不知此遂以蓋世忠勳卒罹滅族之禍而後人不學無術之譏也惜哉○此等作用須要看石碣一段忠厚惻怛處不然學術稍偏則甚之爲吳起之殺妻輕之爲樂羊之食子矣左傳中作用淡狠者頗多或以濟其私惡或偏而不正



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爲左傳第一篇文字學者不可輕易讀過○除吁作畧智謀之士或有能者合義方寵祿之諫觀之先事豫防則非老成忠厚明於大計者必不能矣觀此則不特磻之禁子原是愛厚其諫莊公并是愛吁卽殺吁亦豈磻本心哉凡君子於小人苟非事勢急迫則必教之不改而後誅若我初無防閑之方哀矜之誠及其惡著而屠之若犬豕然雖國法大明人情大順終非君子之用心矣○任安世問曰石磻旣知其

子從逆勢不可挽何不於其未弑君時除之以孤州吁之黨且使其子免於弑君之惡不亦可乎曰殺厚則吁得爲備吁之黨不止一厚是殺厚無救於吁之亂而抵以啟吁之疑也曰厚旣無疑於磻家庭密邇之地起居飲食何在不可殺厚安見厚歿而吁必知磻之殺之乎曰磻陰殺厚吁縱不疑而吁之動靜磻難與知事機之來不得乘便是磻終難圖吁矣卽以後事觀之如陳之謀非厚曷濟故磻不在於速殺厚也曰君子爲忠當使天下後世共白其志按磻老於



莊公則此時年已高矣假令碯先歿而後難作則姑縱其子之罪誰爲白者不甚於霍顯毒后光猶不知乎曰古人做事只認得道理的確當做識得時勢機局必如此做方濟事便一意行之至於事未成而身歿身歿而蒙不韙之名俱未暇想也且如武氏未夢鸚鵡而狄梁公歿豈不一依阿女主之人耶蓋不圖事之必濟而汲汲於表已之心全已之名雖是忠心爲君未免夾雜自爲意思在內此碯之所以爲純臣也○謝文滄曰碯退身觀變乃遲至十六年之久必

待君弑而後討賊謂之坐失事機可矣曰事固有不  
可爲者若徒執先事爲言則古今討賊之人皆可被  
以失機之罪矣州吁弑逆未成乃欲以告老之大夫  
擅殺專兵之介弟豈易易哉其工庸違象恭鯨方命  
圮族堯已知而必待舜誅者亦以罪惡未著故耳觀  
碯前之豫諫後之討賊忠智勇畧如此則十六年間  
決是理勢實不可爲而非坐失事機也明矣

魏世傑曰陳人不居除惡之名而請蒞於衛使其國  
法大著非識大體者不能不然如齊襄公殺子亶轅



高渠彌豈不赫然義舉哉於此益見石碣交人得力

鄭敗燕師于北制

四月鄭人侵衛牧

杜衛邑

以報東門之役

杜在四年

衛人以燕

杜南燕國今河南胙城縣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林謂攻其前也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其從間道繞出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制鄭邑今河南城六月鄭二公子

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林因燕不虞制人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翼人納鄂侯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杜晉大夫逆晉侯于隨杜翼晉舊都也

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翼今山西翼城縣書曰頃父之子則其為勢家強力可知○按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即此晉侯也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杜鄂晉別邑前年桓公立翼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

魏禧曰翼之九宗逆晉侯于隨遂之四氏殲齊師于饗興復報仇皆藉強宗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是以周初封國必陪以大姓與土田竝錫欲使子孫有所憑藉而後世得天下者或徙其豪傑以實要



地或遷滅之以防禍亂用意不同而所見則一也○

按莊十三年齊會北杏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戌

之十七年夏遂因氏領苦荅反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

戌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遂不會耳而齊滅之故遂人懷憤特甚齊人輕遂故可醉

殲而魏世倣曰春秋時小國為大國所滅未聞有報仇雪

恥者而遂人以亡國之餘猶能殺齊戌士因氏四族

之忠義國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烈矣

鄭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

也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鄭伯懼車戰難以進退為徒兵之所侵突公子突鄭厲

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林勇而輕進可以試

退可以致敵之追躡○勇而無剛安得許多不人平日君

熟知其性行者此只以論將耳將然則兵無不然矣君

為三覆以待之杜覆伏兵也○詐敗設覆誘之使入戎

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

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杜解也林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聘乃甘切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戎人入最

深處而第三伏兵起也視聃逐之  
袁戎師者視聃帥第二伏之兵起衝斷戎師為二而衡  
陳其師於戎師之中也前後擊之者第三伏敵故不能脫  
第一伏亦起擊其後戎師前後中三處受敵故不能脫  
走而盡殪舊註皆未明○按視聃鄭大夫林註以為帥  
勇而無剛者凌氏註以戎師大奔林戎人之在後駐十  
為帥二覆者今從凌

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邱維屏曰此以車兵而懼徒兵侵軼又如李陵岳少  
保皆以步兵挫敵馬則兵莫如步強也後人每以步  
兵畏馬如虎蓋不能極盡步兵之長耳至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後世兵大抵皆戎師矣古人治兵全要千

萬人合如左右手治兵不務此即能勝亦倖焉耳



鄭取三師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今河南鄧州

為師期林九年會于防謀伐宋故今為出師之期日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

鄭伯伐宋杜言先會明非公本期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杜宋地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奸杜宋地○三國同會而

之也公為宋伐邾而宋不釋怨故怒之獨深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

辰鄭師入防郕今山東武城縣東南防今山東昌邑縣

兵以襲之也宋虞三國之當合軍而不虞鄭之攻郕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禮於庭中猶言不



趨走於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杜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

王庭也

勞王爵○彭士望曰防部之歸欲堅魯宋蔡人衛人邾

之仇且令魯感惠為已用也左氏殊憤憤

人邾今山東不會王命林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

人汶上縣北

皆告於諸侯故曰不會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

杜鄭師還駐宋人衛人

人鄭奇兵杜宋衛奇兵

蔡人從之伐戴今河南八月壬戌鄭

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杜三國之軍在戴宋衛既

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林言蔡人

伐戴乃召之故蔡人怒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鄭取三師

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

勝歸國矣而鄭伯旋以

奇兵入宋出其不意

魏禧曰胡傳以為鄭莊兼取四國按左氏只言取三

師蓋三國伐戴已破戴而人居之鄭伯故得圍而並

取三師耳故先曰圍戴克之後言取三師也若胡氏

四國之言以破戴亦為鄭罪則三國尚未破戴矣戴

未破則三國尚在圍戴當先取三師而後克戴矣蓋

蔡人從之伐戴是未破之戴鄭伯圍戴是三國所破

而入居之戴然則蔡人從之伐戴之下應有破戴之

文而左氏偶逸之或三國止以伐戴告未以破戴告

而舊史據以書耳玩上下文事理顯然可觀又胡氏



以鄭師猶在郊爲莊公誤宋衛兵法彼莊公烏知宋衛之來入且陳師郊外轉戰甚易宋衛亦不應以在郊之故而啟入鄭之謀若鄭果欲誘其人我則應先有期約還師與鄭之守國者內外夾攻而顧縱之遠去及伐戴而後伐之耶若二國不伐戴各歸其國則鄭之誘徒受人於宋衛以自誤安在其爲誘人耶蓋鄭駐兵于郊或別有所謀如入郟之類使人謂其兵已歸國不復防備而忽然臨入宋衛以鄭方勝宋迤邐班師而隨機急襲及其入鄭而去則宋衛志得意

滿以爲鄭必歸國救死扶傷之不暇故安意伐戴不虞鄭之猝至新勝之師入居人國帥怠兵掠與國不和故鄭莊兼取三師如拾芥之易此論兵者必窮其情也○按各國皆用奇兵莫多於伐宋之役

魏禮曰古人所以受降如受敵軍行如遇敵備至於無可備之處而機出於要則措於萬不敗之地矣余幼好啖果人多藏果相避藏雖至奇而一經搜索無弗獲者人多神之其實只是尋到最不通處則果無所逃矣蓋備奇兵亦只如是



滕薛爭長

春滕侯薛侯來朝。朝魯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滕今滕縣薛滕縣南爭長薛

侯曰我先封。杜薛祖奚仲夏所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

也。杜薛任姓滕姬姓故以薛為庶姓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

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借古語入正意最可聽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

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

許之乃長滕侯



鄭伯入許

鄭伯將伐許今河南許州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杜大宮鄭祖廟也蓋

授兵車於祖廟而奉遷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公孫闕於葛反杜闕大夫與穎考

叔爭車穎考叔挾輶舟也杜未有馬故以手挾輶而走

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杜子都公孫闕棘也弗及子

都怒考叔位卑而與大夫爭耶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

許庚辰傅于許林附于許城之下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矛弧

林蝥弧鄭莊公之旗名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孔尚典曰莊公

時不能和解既爭之後又不能異地處置而使同事軍中致有登城之射此莊公之失也後世凌統欲報甘寧

左傳經世金卷一



殺父之仇孫權使寧屯於他所亦一道也○禧按出師與分屯不同然論自有用○丘維屏曰權之分屯所以禮統而安寧也莊於二臣直如漢高處鄴裔田橫禁不許仇可矣○禧按爭車小釁初不意其登城而射之豫為防禁也總以左氏瑕叔盈杜鄭大夫又以螯弧登此戰全失政刑三字盡之耳叔周麾而呼曰君登矣穆文熙曰盈又以旗登不然考叔人拔趙幟插漢幟以惑亂趙人即此意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其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彭士望曰其以酬部防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大夫奉許叔公弟以居許東偏杜偏鄙也○丘維屏曰寫鄭莊公渙於世故彌縫禍害處如畫曰天禍許國鬼

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其億杜父兄同姓羣臣其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丘維屏曰此心虛語自道出最好却一邊似道出自家過惡便一邊見自家所道過惡畢竟中間有不得已處在便是老奸曹瞞語有如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此但更出以快心爽口耳也吾將使獲鄭大夫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杜謂告也婦之父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



子孫其覆亾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

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杜園邊垂也○丘維屏曰鍾伯

敬云不情得可惡愚謂是真情話但於此乃使公孫獲

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杜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于河南故曰新邑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

杜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丘維

屏曰只是見到此然以此大頭腦立說又是要朦朧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也杜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

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丘維屏

學術陋劣見得如此為禮之利後嗣處然鄭莊實是為

後嗣慮患故作如此舉動所謂度得量力則誠有之左

氏遂并將許多經國家序人民的道理俱附會著則乖

陋矣以此又知作文字不可尋好話頭堆疊道理務全

也鄭伯使卒出玃加○豬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杜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使卒行

詛之而不施以法豈公於軍事倥惚中不能實知何人

抑子都強而難制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失政故授

又或愛倖之人耶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

失刑故射有功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

之入而無罪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

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魏禧曰老奸之言媿媿可聽其文如行雲流水絕無  
霸詐氣然正以平實抒寫心腹處爲奸人稔熟到家  
伎倆也○余嘗謂鄭莊公爲後世真奸雄之祖宋襄  
公爲後世假道學之祖

彭家屏曰爭車之事或者謂考叔位卑而抗子都是  
不遜也非也鄭將伐許授兵車於祖廟考叔之車夫  
固有所授矣受之祖廟効命疆場殺敵之資報主之  
具皆在于此其可輕以予人乎不然考叔能以孝感  
君豈不能以順事長揮旗先登身且不惜又何愛於

一車其必不可予者義也但子都恃勢妄爭考叔卽  
應告之鄭君聽其區處而挾輶而走則太激矣君子  
處小人之間執義雖高事忌過激激則未有不召禍  
也願考叔其亦有未盡善者歟



鄭息有違言

鄭息息今河南息縣有違言杜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

竟境林鄭伯逆息師而戰于鄭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

亾也杜莊公十四年楚滅息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杜言

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闕不察有罪犯五不韙韙韋鬼反杜語相而以

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彭家屏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鄭息以言交惡是

息之言亦必有不善者也息不自咎而與師伐鄭片

言之違殘民以逞其悖動甚矣不亾何待



羽父弑隱公

羽父公子請弑桓公。將以求大宰。鍾惺曰：羽父以求一

所弑者二君也。彭士望曰：除所忌以求要官，千古亂

賊行徑，源源不絕。翬於隱前，敢開此口，隱亦釋而不誅。

非畏其強必安。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菴

裘。今山東泰安吾將老焉。士望曰：二將字禍本。羽父懼

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

狐壤，止焉。杜：內諱，獲鄭人囚諸尹氏。杜：鄭大夫賂尹氏而

禱於其主鍾巫。林：隱公行賂于尹氏，祈禱遂與尹氏歸

而立其主。鍾巫之廟于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左傳經世沙隱

弑隱公一

卷一



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孔尚典曰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為氏而但之入以塞責耳為氏為羽父之黨而誅不相干

朔安國曰魯在春秋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仲遂擅兵兩世故翬弒隱公而為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弒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夕之故也

穆文

子曰子臧盡致曹邑吳札棄室而耕乃免負芻

闔廬之

難隱公既尊父命又攝君位久處嫌疑讒間

乃生疑其不

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邱維屏曰讀春秋

次傳隱公一篇不見有一賢臣為公

所倚任者臧僖伯畧見

骨鯁而已死眾仲知典故知

事勢而未見公與之議及行事也故聞羽父之言隱公當即執而戮之而不能者豈獨畏其執兵之丙尔緣無可倚任之人遂不敢動耳使有平勃則可以誅諸呂使有王允則可以誅董卓夫呂董豈不皆執兵



柄者耶

魏禧曰人無故教我以殺弟而漫然應之如此豈但當機不斷其爲不義甚矣何不忍於奸賊而忍於弟也蘇軾曰使隱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真千古不易之論

彭家屏曰周禮以八柄馭羣臣謂之柄者如斧斤之有柄所執以起事也觀宋人乞師以伐鄭隱公不許而羽父固請輒行鄭人期約以伐宋隱公未行而羽父帥師先往魯之柄羽父執之矣兵柄下屬太阿倒

持故得恣其所逞畧無忌憚既可對隱以謀其弟亦可對桓以謀其兄隱從則桓殺桓從則隱弑兩君之命懸於其手操縱之間易如反掌總由君失其柄羽父竊而持之故至此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漸矣豈不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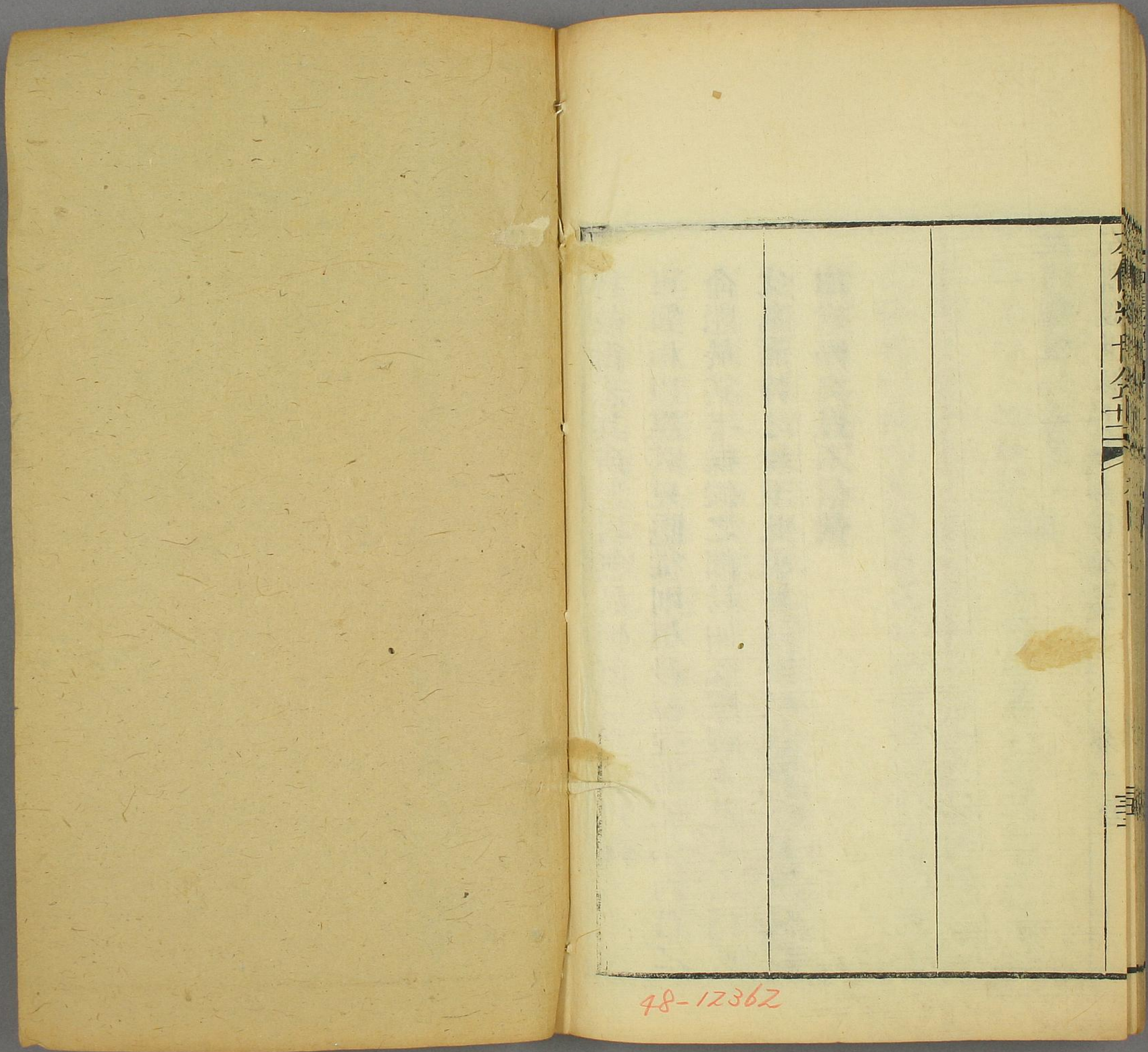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終

左傳經世鈔

弑隱公三

卷一 三





48-12362



